



第一章

挨耳光的人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，正如歷史上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樣，剛開始時風平浪靜，誰也看不出來它會撼動整個世界。

那天下午，我託一位年輕人辦點事，他叫竹生，我和他父親是老同學老朋友。當竹生接過我的身份証，看到上面的出生年月日時，抬頭仔細地打量了我一下，說：

「馮爸，您八十一歲了！看來不像啊。」

「不像八十歲？難道像九十歲？」

「馮爸，您搞錯，了我是指不像八十歲那麼老。」

「那像多少歲呢？」我對年輕人說話，大抵如此。「像七十九歲，或更年輕一點，像七十八歲？」

「您會說笑話」，他一面把我的身份証收好，又突然想到地說：「對了，一個人活到八十歲，一定閱歷豐富，有很多故事。我大約一個半小時就會回來，您可得答應我，說點好聽的故事啣。」

他扶我到椅子上坐下來，一如他以為的，對待八十歲老人應有的照顧方式，然後用姿態語言告訴我「用不看像往常那樣送到電梯口」，自己帶上門，還特別加上一句：「別忘了，我等

著聽您的故事。」

坐回椅上我心裏想，真地要聽故事嗎？一個人活了八十年，若說全無值得一提的往事，當然不合情理，除非是他患了老年失憶症，或者，他的那些往事有不便告人的苦衷，否則怎會沒有？但是對我來說，所有往事中最最重要者只有兩個，一個是她，一個是瑪拉寇斯，我要怎麼說，他才會明白呢？或者不說她，也不說瑪拉寇斯，只說些色彩鮮明，可以迎合現代年輕人的，這，我倒也有幾個，例如，立刻便想到了那個被人打耳光的畫面，雖然已過了三十年，我相信再過三十年依舊不會忘記。

應是民國六十三、四年間的事，下午五點左右，剛剛在武昌街很有名的一家排骨麵店吃了一碗雞腿麵。這家麵店幾乎和桃園街的牛肉麵店同享盛名，桃園街的牛肉麵特色是維持風格不變，連辣椒醬中的胡豆瓣都不會變少一顆或變多一些，而武昌街的排骨麵卻時時在變，只要隔個半年，甚至三個月沒去，再去時，就會發現他們的排骨或雞腿，比前一次更大塊了，這也許就是國民平均所得逐年逐月增加的緣故。就在品嚐排骨變大塊的愉悅時，我享受到經濟起飛的滋味，不知不覺我們台灣已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了。

我這人向來很重視吃，吃了有特大雞腿的一碗麵，心裏便充滿了幸福感。我沿著重慶南路往公車站方向走，新公園門口是四十八路公車的尾站，上車一定有座位。

事情發生在重慶南路到襄陽路的斑馬線上，大概是下班時間，斑馬線上的行人特多，幾乎到了「擠」的程度。不知怎麼發生，一輛小轎車就硬塞硬塞地到了斑馬線上，而且看得出來它不想停下來讓行人先走，可那時分明是綠燈，且擠滿了行人。畢竟，無論是人牆或「人海」還是阻不住鋼鐵做成的汽車，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行人都只好停下來，讓它先過去。這停下來的人群想必都很生氣，我也很生氣，但是有一位行人的反應比「生氣」更強烈一點，他以手掌用力地在汽車引擎蓋上拍了一下。

出人意料之外，原本看來急於趕路的轎車突然停了下來，車主人開門下車，就像電影鏡頭一樣清晰，他到了拍打它引擎蓋的那位行人面前，熟練地伸出右手，朝那位行人臉上左、右各打一個耳光，然後回到車邊，然後打開門上車，然後車子再發動，然後不說半個字地，開車走了。我簡直楞住了，只見那位挨了耳光的行人彎下身去撿拾眼鏡，他年約四十歲，公務員樣子。不知是那次的綠燈時間特別長，還是這其間已經換了一

次燈號，我像夢遊者一般隨著人群過了斑馬線，一切都發生得太快，我對那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沒有印象。

事到如今又三十年了，不知打在那位戴眼鏡的中年人臉上的烙印，如今還在否？我是堅信凡走過的必留下足跡，一個成熟的生命是由無數個慘痛的烙印組成的，他應無法抹去此事，連我也都無法抹去。

可是，這故事適合說給年輕人聽嗎？他會問，您活了八十歲只記得這個？要不，他會說：「那人犯賤呀，他幹麼要打人家的引擎蓋？您沒聽說現在的人不會輕易盯看別人的，保不準瞄了人家兩眼就挨了刀子，兩個耳光其實不算什麼。」我將何言以對。

我說的這位年輕人竹生也不算年輕了，他父親羅傑生是個小個兒，在教室坐前兩排，我坐最後一排，我們那期同學超過一百人，在學校裏彼此連話都沒有說過。畢業後分發全國各地，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我們那時尚有許多地方可足分發，西到蘭州，東到上海，北到北平，南到廣州，我是到北平，羅傑生去了那兒不知道。不到十八個月，三十八年年底便從全國各地紛紛退到台灣，三十九年初被集中到了淡水等待分配全台各地。那時我才算認得竹生的父親，想來，羅傑生應為

民國五十八、九年結的婚，我吃過他的喜酒。所以竹生大約六十年左右出生，也已超過三十歲了。

在淡水大宿舍集聚的同學、同事很多，吃飯需分坐五、六桌，我和羅傑生同桌，大家都叫他小羅兒，我們是因吵了一大架之後才成為朋友的。跟小羅兒同桌發現他吃菜很挑剔，花生米是絕對不碰的，青菜蘿蔔他似乎也不感興趣，而桌上又幾乎沒有什麼魚肉，他寧願把炒菜的湯泡飯，也不吃不喜歡吃的菜。

沒想到有一天早飯後，小羅兒特別來找我，說要出去走走，我說好吧。那時候的淡水，是民國三十九年春天，真地很可愛，街尾上有家叫「滬尾床」的理髮店，猜想「滬尾」是淡水的別名，「床」則是理髮店的稱呼。滬尾床的對面竟有一家叫做「再會」茶室或咖啡室，裏面賣什麼不知道。再往前走就是海堤了，是從魚市場那邊延伸過來的，繼續前行有一個日本神社。坐在海堤上談天，聽腳下潮起潮落聲，應該是很美的景象吧。但那時不同，因為那時我們有不同的心情。一坐下來，小羅的語氣就不對勁兒，他說：

「老馮，你有個壞習慣，該改一改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呀？蠻認真的樣子。」

二十多歲的我們，雖然已經是空軍少尉了，可是對於小羅，我還是把他當小孩，他瘦、他小、他臉白白，怎麼看都不像成年人。何況我們平時說話，也很少一本正經的，可他接著更為嚴肅地說：

「我發現你每次吃饅頭都要剝皮丟掉，這真荒謬！世界上怎麼會有人吃饅頭要丟皮的？」

真有這事？我怎麼自己都不知道？然則我立刻就想到他絕不碰花生的事，回擊他說：

「有人更荒謬，不吃花生米，白菜、蘿蔔都沒興趣，，眼睛裏只有肉，只有魚．．．．」

「老馮，我跟你說一」他的語氣顯然已經軟弱多了，「你要知道，饅頭、米飯都是糧食，我們大家如果沒有糧食是活不下去的。」

「小羅，我跟你說，花生、大白菜都是青菜，只有糧食沒有菜也乏味得很。誰像你們江南人那麼幸運，魚米之鄉，就知道魚呀肉呀，看不起蘿蔔白菜。」

「什麼？你說我是江南人？」

「你個小白臉，不是江南人是那裏人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！」說他是江南人彷彿使他受了委曲，他聲音

突然高昂：「你個傻大個兒，我是河南人！知道嗎？我是河南人，要是江南人就好了！」

我想笑，河南和江南只有一字之差，值得那麼大呼小叫嗎？可是他臉上的表情震懾住我。那時候我們初到台灣，大家心裏多少有點不平衡，有人搭離開長春的最後一班飛機，砲彈都打在機場了，有人總一提再提地說他快撤退時才認識的那位姑娘。好像大家都有預感，知道不知多久之後才能和親人見面，可無人願意或敢於直接說出思鄉思親的真感情，彼此只能借題發揮，或相互找碴兒。錯指小羅為江南人不知刺到了他的那根神經，我側頭看他為何不說話時，才發現他沉入回憶中了，是苦痛的回憶，眼睛裏閃著光，是眼淚，沒錯，因為他再開口忍不住眼淚就滴下來了。「你嚐過一連三個月沒有糧食吃，只吃煮大花生的味道嗎？」他眼睛看著淡水河對面的觀音山，但我知道他可能和另一位姓寧的同學一樣，心裏在想他的母親或父親了。「吃到後來，花生霉了，剝開殼後裏面的仁也是綠色的，然後，連發霉的花生也吃完了一」

我認真地問：「那吃什麼？」

「有花生吃就算不錯了，我們家比別人幸運太多，我們有樓，水淹過來的時候，我爸、我媽、我姐、我哥把小麥、花生

從地窖硬搶出來搬到樓上去，裝花生的麻袋比較輕，連我姐、我哥也搶了好幾大袋浮在水面上的花生上去。別的家，很慘，我許多同學的家，慘呀！一望無垠的黃水，黃泥！你這吃饅頭還要去皮的饅大個兒，你知道嗎？你懂嗎？你知道沒有糧食吃，有什麼吃什麼的滋味嗎？」

此事發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，許多談世界大洪水記錄的，談黃河治理的書籍都有記載，那次水災死亡二十萬人，一千萬人無家可歸。高中時代，一位河南籍的同學說，是為了抵抗日軍南下，中央政府軍奉命把黃河的堤防決一道口子，確否，待考。

小羅的父親是小學校長，他們一家人靠著變綠的花生存活下來。進入春季，黃泥地上冒出綠色嫩芽，他們就挖來吃，一直到有人來販售食物了，他們才算得救。

糟糕，我怎麼由竹生便想到小羅，又想這兒來了。最遺憾地，應是小羅於民國七十四年因直腸癌在岡山去世，若能再活三、五年，他就可以回河南老家探望他爸，他父親是知識分子，很重視他們兄弟的教育。可是這些竹生應該都知道，不但不是他要聽的故事，也不是我要說的故事。我倒覺得我和竹生還可能真的有緣，說不定我的瑪拉寇斯的知音，就是竹生。

就這麼決定了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如何把這秘密告訴他。

我替竹生泡了一杯由北京帶回來的極品香片，「熱開水一沖下去，就聞到撲鼻的香味兒了！」這是我媽在逃難到陝西，因為買不著好茶葉，回憶她當年在北平喝茶情境時，總少不了的一句話。我又替竹生準備了一把椅子，就讓他坐在我的對面，這樣說起話來不用太費力氣。

這時門鈴響了。

好奇怪，我竟像等待情人，而情人又遲到很久似地，我有點心跳。看時間，也該是竹生辦事回來的時候了，真是他？，還，僅僅是收報費的呢？

開了門，真好，果然是竹生。

「馮爸，人家看了您的身份證問我，是那位報氣象的馮鵬年嗎？我說是啊，是他老先生，那人好客氣，很快就辦好了，還問說，他不是住在美國嗎？我說，不，他老先生偶然才去，沒替您回答錯誤吧？您看，人家還記得您哪。」

我接過身份證隨便放在桌上，急忙回身說：「來坐來坐，我替你沖了一杯由北京帶回來的極品香片。」

「我聞到了！」他好像想到了什麼，「我爸也喜歡這味兒，你們北方人不喝烏龍茶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哪有的事，你不是要聽故事嗎？」

「是啊，回來的路上我還在想，馮爸可是名人！」

「曾經而已，那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說你要聽故事。」

「反正名人一定有好聽的故事，您就開始吧。」

感謝他，感謝竹生，感謝他真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，感謝他真地要聽了。

我先啜飲了一口香片，「我的故事是關於一個人和一段事的……」

此時，不知從房間的那一角落，冒出一陣怪腔怪調，還未待我找到聲音來源，竹生已經打開手機，他一面聽一面對我說：「您接著說，不礙事，不礙事。」然後只聽他說了四個字：

「是——是——好——好——」關上手機，他站起身來，略帶歉意地說：「馮爸，對不起，我有點事情得立刻回公司一趟，下次再聽您的故事吧，我知道，反正您的故事一定很精彩。」

我跌坐回椅上，連假裝要送送他的姿態都沒有，任他自己開門，任他「啪」地一聲又關上鐵門。我有點氣他，可，憑什麼呢？然則，我的感覺絕對比「悵然」甚或「失望」更深一層。香片茶的香味兒仍然瀰漫於空氣中，而瑪拉寇斯的波濤也仍在我胸中激蕩，無論如何，我得把深藏很久的秘密整理一

下，如果竹生不再來或不想聽我的故事，我就把這一段叫做：

「一個八十老人的獨白」吧。

.....閱讀第二章.....